

读夏目漱石的《心》——以“先生”形象为主题

张晓诺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心》是夏目漱石后期作品的集大成之作。本文从夏目漱石“个人主义”的角度入手以“先生”与“K”的交往历程和先生的心理变化为主线,分析了主人公“先生”的人物形象——一个充满孤独和内心矛盾的利己主义者,并分析了“先生”的“个人主义”以及其形成的原因,以及作者在精神上对下一代知识分子所寄寓的期望。

关键词:《心》、先生、个人主义、利己主义、道义

中图分类号: I1 **文献标识码:** A

作品《心》是夏目漱石后期代表作品之一,发表于大正三年(1914年)4月,文章讲述了“我”认识了先生,在与“先生”进一步接触和交流之后更加流露出对“先生”人生经历的好奇并想从中总结教训,后得到先生“自白”的一封长信,信中描述了先生不幸的家庭遭遇,以及大学时代寄宿于军人遗孀家庭、并将好友K也拉来与自己同住的故事。“先生”和K同时爱上了房东家的女儿,后“先生”设计获得了与小姐结婚的允许,并导致K自杀身亡,自己如愿以偿。但婚后遭受良心和道义的谴责,最后也自杀而死。先行研究中主要以分析“先生之死”、“明治精神”、“K的形象”以及夏目漱石《我的个人主义》等为切入点来阐释文章的深层内涵,笔者以为作品主要以先生与“我”,“妻子”及K的交往为线索来体现主人公先生的和利己主义、孤独、自我否定这—个性鲜明的形象。作品中无一处不流露着先生深受道义良心的苛责和自我保护的折磨,在向“我”坦白内心之后也选择了永远的消失。这也正是夏目漱石本人主张“个人主义”的表现。本文想通过文中主要人物和“先生”的交往这条线索对先生的形象进行分析,使读者对文本有更清晰的解读。在这里,笔者不得不对夏目漱石本人所特有的前瞻性表示敬佩,文章虽然发表了有一百年之久,但是对现今人们的教诲意义仍然巨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人生价值的取向有着深刻的见解并教诲人们应如处理对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夏目漱石和《我的个人主义》

夏目漱石(1867-1916),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一座卓然特立的高峰,被日本人称为“国民大作家”。14岁开始学习“汉籍”浸润了东方美学观念和儒家伦理思想,奠定了日后文学观和人生观的基础。1900年,留学英国,在伦敦的两年时间使他呼吸到了西方社会的自由气息,并受到很大影响。但他并没有对西方顶礼膜拜,认为日本要有自己的东西,后来就形成了著名的“自我本位”(日语)思想,即“个人主义”。夏目漱石的“个人主义”并不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一切以自己为中心、不顾他人利益的利己主义。1914年(大正三年)11月25日,夏目漱石以《我的个人主义》为题,在学习院辅仁会上进行演讲,在此演讲中

夏目漱石就自己“个人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具体内容进行了实质上的分析。他是这样定义“个人主义”的：（1）要发展自己的个性，就必须同时尊重别人的个性。（2）要行使自己的权利必须充分意识到与之相伴而来的义务。（3）要显示自己的财力，也必须重视随之而来的责任。夏目漱石深受东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也成为他创作的思想源泉。

2 “先生”的个人主义

小说《心》分为三个部分进行叙述,文章第一部分首先以“我”与“先生”的相遇为开端,两人慢慢接触,使“我”发现“先生”是一个心藏秘密的人,但是作为大学生没有涉世经验的“我”慢慢取得了“先生”的认可,可以经常出入“先生”家,随着与相声交往的深入,我逐渐了解到先生不出去工作、并经常闷闷不乐的缘由,但根本原因仍不得其解,“我”也一直央求“先生”解释其中缘由,但“先生”一直在推脱,说时机未到,“不到适当时机是不能讲的”(P52),在与“我”交往的过程中“先生”总是说一些含义深刻“我”不能理解的话,在困惑求解时,先生总是欲言又止,不能直白表达自己的内心,从这可以看出先生的孤独,没有人知道他心里的秘密,他无对象可倾诉,即使有也不能倾诉,所以直到“先生”离去,“我”才知道了事实的真相,他不愿让人看到自己的不堪与丑陋,努力保留了自己的美好形象。第二部分“双亲与我”描写我毕业回家看望父亲的经历,父亲病情的愈加严重与“我”与先生的通信联系,以及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先生对“我”的重要性。第三部分是“先生与遗书”,在这里先生用一封长信向“我”交代了自己如何受叔父欺骗失去对人的信赖,如何使用计谋导致K自杀,以及婚后自己活在忏悔与矛盾中的痛苦心境,失去了对自己的信任,并最终决定自杀以求救赎的经过,在信的最后,“先生”特地交代“请你把我仅对你一人如实公开的这一切,作为秘密永存于心”(P169),死也不让妻子知道真相。文中,作者揭露了主人公先生的利己主义倾向,但文章更多地偏向于描写先生为其利己主义行为所做的忏悔,深受道义和良心谴责的不安,和止步不前的生活状态,相比批判其利己主义,笔者反过来更具的更多地凸显了他孤独的内心和道德上的洁癖。以下仅从“K与先生”交往过程中先生对K的心理变化为线索来分析“先生”的形象。

遗书中在引入K之前讲述了先生和夫人小姐表面和谐相处但先生却对夫人小姐疑神疑鬼的内心生活,隐隐暗示了当时的先生与小姐已暗生情愫,只是先生错失良机没有表明心迹。“夫人、小姐我的关系处于如此状态时,另一个男人要加入进来……于是依自己的判断一意孤行。”(P117)。K是真宗和尚之子,作为次子被送养他人,出生于寺院的他经常使用“精进”一词,崇尚所谓的“道”,并把应该为道牺牲一切作为他的第一信条,努力学习哲学和宗教。先生出于对K的责任和同情把他带来与自己同住,还特意交待小姐、夫人在生活上照顾失去亲人的K并与其多说话,以打开他的内心,使他变得“正常”,出于责任及对K自尊和感情上的尊重,这一切都是在K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然这只是先生个人的意志,K对此却一无所知,不免会有人认为先生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获得夫人和小姐的芳心和认可,而对K则是一个“伪善者”。但是“见到以书筑城并固守其中的K的心慢慢舒展开

来，我见了比什么都愉快”（P127），可见先生是出于好心才如此行事。

遗书中还交代了先生与K两人相处过程中的情节，作者在这部分着重刻画了先生的内心活动。在房东家居住的时间里，先生慢慢察觉到小姐与K关系的不寻常，开始产生猜忌。但是在怀疑之后又会责备自己心胸狭小，讨厌自己。“在暑期和K一起房州旅行的时候，K见我心神不宁问我如果不满意可以先回东京去，而我确认为是K想要先回去，而拒绝了这一提议，然而可有时看见K那般刚毅脱俗，我反而一阵释然，暗暗为自己的疑心后悔，并暗暗向K道歉。与此同时，觉得自己为人非常低劣，陡然自我厌恶起来。然而过不一会儿，疑心又气势汹汹卷土重来”，这些内心独白可以看出先生内心的纠葛与矛盾。而K却反而变得镇定自若，和先生什么都谈得来，爱恋之类的事情也都能说的出口，而先生却还在为如何向K辨明心迹而优柔寡断。之前先生的优势地位——有财产、与夫人、小姐的关系比K要好，现在渐渐丧失自信——认为K爱学习、又比自己用功、长相也比自己拥有男子汉气质，更讨女人欢心，这种对比使先生不安，使得对K的态度也有同情变成嫉妒、憎恨和敌视。

当K向自己表明喜欢小姐征求意见时，先生却用致命的打击“精神上没有上进心的人是渣滓”，这对于崇尚“道”的K来说，无疑是被自己的信仰给予沉重的打击，自己致力追求的道被自己推翻，无异于自己给自己一拳，是多么的滑稽可笑，这是对刚刚走出心灵闭塞的K来说，是一种迷惘，何去何从一无可知，而此时先生背地里请求夫人将小姐许配给自己并获得允许。得知消息后的K并没有显示出异常，却在先生决心向他坦白的时候自杀了。遗书只说自己懦弱无能，前途无望故自杀，末尾又补充“本该早日死，何必活到今”。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K自杀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笔者以为这里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一，K之前因隐瞒养父母擅自学习哲学修道使双方关系恶化，后又与亲生父母断绝关系，在家庭上可以说与先生同时可怜之人，说自己本该早日死也许与这相关；二，自己本身在求道的路上遇到爱恋的阻隔，从而迷失了方向，不知该朝哪个方向努力，两相折磨无法找到出路；三，先生背叛自己，暗地里获得与小姐结婚的允许，这无疑是使正处于迷惘中的他自杀的导火索。先生对K所犯下的罪过无疑是他日后痛苦的根源。“决心以死当活的我的心，不时因外界刺激而一阵雀跃。然而当我从某一方面迈步时，便不知从哪冒出一股可怕的力把我的心狠狠一攥，使我全然动弹不得”（P166），自从与小姐结婚后，先生没有寻事做，不是将自己埋在书本便是以酒浸魂，但深知不该以此度日，便又回归书本。总之先生在K死后，内心对自己曾经道德的丧失深怀愧疚，一直没有走出来，将自己固步自封，对自己的过失无法原谅，可见先生本身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他说自己“本想做个好人，却不知不觉做了坏人”，他本人容许不了自己在犯了错之后还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可见他本身是伦理道德的追求者，骨子里是一个道德洁癖者，这也正与夏目漱石本身所主张的“个人主义”完美契合。

3 “先生”的个人主义的形成原因

先生的生活经历无疑是他个人主义形成的主要原因。特别是他与叔父之间产生的隔阂是

他个人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不谙世的我,不仅相信叔叔,还常以感谢的心情敬重叔叔,庆幸有这样一位亲人。叔父是个实业家,还当过县议会的议员”。先生自幼失去双亲,在叔父的看护下可以看出先生当时对叔父是极其的信任,没有丝毫的怀疑。他甚至对叔父常常怀着一颗感激之情,他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叔父身上。然而最终叔父还是将先生的家产骗走,先生恍然大悟,叔父所做的一切无非只是想骗取先生的家产。先生彻底失望了,连自己的亲人都在欺骗自己,这世界上还有可以值得相信的人吗?这样的打击对先生而言是简直无法承受的。他开始怀疑周围一切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他的性格发生转变,变得很孤寂,闭塞,孤独。先生寄宿在房东家后,对房东的女儿产生恋情。然而他的内心却是无比的矛盾:一方面对房东女儿怀着一份强烈的爱情;另一方面又怀疑她和她的母亲都是阴谋家,他很迷茫,不知所措。毕竟叔父的欺骗已经在其心中留下一段不可磨灭的伤痕。内心的孤独不断地滋生,占据了整个灵魂。他无法在朋友K的面前敞开心扉,开诚布公地将自己对房东女儿的爱恋向K倾诉。孤独的不断积聚,最终让先生背叛了友情,以卑劣的行径赢得爱情。

K与小姐慢慢熟悉之后,两人之间的行为和表现渐渐引起了“先生”对两人关系的疑虑,果不其然,倒是内心慢慢开化的K向自己表白了喜欢小姐的心迹。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与其说K内心闭塞,不如说是先生更加孤独。既然先生喜欢小姐已久那他为什么没有向自认为最好的朋友坦白心意?朋友之间难道不能交谈自己的婚恋吗?不,显然不是,先生之所以不向他表明心迹有两个原因。一、K来之前“先生”本身也在犹豫,他不确定夫人、小姐的态度,受叔父欺骗的他,在此时不敢相信任何人,害怕夫人是看中自己的钱财才让小姐接近自己,担心自己受骗上当;K来之后,担心小姐对K有意这一疑念左右先生,怕小姐倾心于朋友,自己也就没有了坦白的必要;二、作为好友的K本身崇尚“道”,认为在精神上不求上进的人是渣滓,而他本身就很鄙夷男女婚恋之事,认为只是在浪费时间,在内心上两人不是同一层次的人,所以无法向K诉说,即使诉说也寻求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先生在失去父母和叔父这些亲人后,已无亲近之人,他本身是形单影只的人,再加上没有朋友,因此内心也必然孤寂,没有合适的倾听者也不愿向人表白心迹。

4 结语

夏目漱石在《心》的出版广告中写道:“向抑郁捕捉自己知心的人们推荐这部捕捉了人类之心的作品。”(夏目漱石,1914),于是笔者认为,之所以“心”命名正是由于先生捕捉了自己的内心,一旦猜忌别人便责备自己心胸狭窄,一旦伤害了别人,便无法饶恕自己,内心纠葛与矛盾错综复杂。笔者认《心》的主旨与其说是揭露人心之恶,莫如说是激赏人的“羞赧之心”从而能正面评价了先生这一基于时代的个性人物基于道义所做的忏悔,及其自杀对个人主义的推动作用。先生的道德洁癖使作品整体弥漫着一种无法解脱的沉闷与压抑,这也预示了先生的命运。《心》虽然发表已近百年,但仍不失其现实意义,因为道德个体如何克服利己之心,树立积极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依然是一个深刻的课题。

注释:文本引用部分均摘自林少华译《心》,青岛出版社,2012

参考文献

- [1] 李先瑞.试论夏目漱石《我的个人主义》[J].日本研究, 1998
- [2] 林啸轩.夏目漱石“道义上的歌人主义”与其《心》[J].山东外语教学, 2013
- [3] 曹瑞涛.为“明治精神”而殉——夏目漱石《心》中“先生”之死分析[J].外国文学评论, 2011
- [4] 李素.浅析夏目漱石《心》中“K”的形象[J].东岳论丛, 2010
- [5] 前田友美.夏目漱石《心》研究——救赎之死[J].青岛女子学院大学国语国文学志, 37, P79-92, 2007

The study of Natsume Souseki' s Kokoro---take the image of Mr as the theme

Zhang Xiaonuo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in Hunan Province ,410082)

Abstract: Kokoro is Natsume souseki's masterpiece in his later writing career.This paper analyses Kokor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sume Soseki individualism,focuses on Mr's psychological changes,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r and k,and probes into the protagonist Mr —an egoist with inner loneliness and internal contradiction. It endeavors to explore Mr's individualism,figure out the reason why he becomes the egoist and present Natsume Souseki's spiritual concern and expectation for intellectuals of next generation.

Keywords: Kokoro Mr Individualism egoism moral

作者简介(可选):(张晓诺(1990-),女,汉,籍贯河南,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文学。